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 和认知研究

崔希亮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01BYY005)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 认知研究

崔希亮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认知研究/崔希亮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301-17313-8

I. 欧… II. 崔… III. 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935 号

书 名: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认知研究

著作责任者: 崔希亮 等著

责任编辑: 白雪 欧慧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313-8/H · 25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34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认知研究》是我负责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1BYY005),主要参加者有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高立群教授、张旺熹教授和陈前瑞研究员,人文学院的郑贵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晨副教授,此外还有北京语言大学的研究生池杨琴、杨春和石铁敏。课题已经于2007年8月结项(证书号20070364)。现在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要对出版社的沈浦娜女士和欧慧英女士表示感谢,也要对课题组的全体成员表示感谢!几年来课题组全体同仁团结协作,终于使这项成果与读者见面。尤其是高立群教授和他领导的语言习得和认知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工作。高立群教授是认知心理学博士,这几年一直在从事语言认知的研究工作,成果很多。张旺熹教授、陈前瑞研究员和郑贵友教授都是语言学博士,尤精汉语语法,他们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都很有影响。陈晨副教授是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汉语语篇的研究工作。

收入本书中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欧美学习者汉语语法和语篇习得问题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欧美留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研究。如“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的特点及篇误分析”。这些研究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欧美留学生在汉语介词及其相关语法功能的习得问题和认知加工过程进行了语料库研究和实验研究。

(2) 欧美留学生汉语语法专题习得研究。主要包括“‘自己’是谁?——对约束原则的实验研究”、“汉语反身代词认知加工的时间进程”、“汉语空论元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双宾与格的自推研究”、“英日韩留学生对汉语话题句习得的实验研究”、“中外学生利用汉语韵律信息消解句法结构歧义的实验研究”、“双重量化句辖域解读研究综述”、“Quantified Sentences in Chinese”八篇论文。其中前四篇

主要从普遍语法的角度对汉语的语法认知加工以及欧美学生在汉语语法的习得方面进行了实验研究。后四篇论文则利用句法结构知觉判断作业对汉语双宾语句、话题句、韵律信息和汉语歧义结构、量化句等问题进行了对比实验研究。

(3) 汉语篇章分析专项研究。主要有“汉语篇章分析兴起和发展”、“英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在篇章连贯方面的常见偏误”、“英语国家学生中高级汉语篇章衔接考察”、“英语国家学生初级汉语语篇照应偏误考察”和“英语母语学生汉语语篇连接成分习得情况的考察”五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用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对英语母语学生汉语篇章语法习得进行了考察。读者可以发现,我们的研究对象大多选择了英语为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这是因为英语背景的学习者相对较多,另外我们需要对学习者的母语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发现母语的迁移作用。

我认为这项研究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的创新。课题在研究中分别使用了语言测试法、调查法、中介语语料库分析法和实验法。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于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目前尚属少见,而本课题将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根据不同的研究题目和对象,有针对性地应用各种实证方法,对留学生的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过程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从中了解了欧美留学生汉语语法的认知和习得特点。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而且在语言习得与认知研究的技术路线上也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思路。

第二,在研究中融合了三大主流语言理论,在语言理论和语言习得研究的结合上实现了创新。形式语法和功能语法是传统意义上语言学的两大主流理论,加上近二十年以来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构成了当今语言学的三个最主要的理论派别。以往的研究多依据一家之言,并据此开展研究。然而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常常导致研究者在研究中抱守一家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削足适履的解释。我们根据不同语言理论的优势,在研究不同语法现象时博采众家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这种对语言基础理论的处理方式加深了我们对语言理论和语言现象的认识,在语言习得和语言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实现了突破和创新。

语言认知和习得是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语言教育学共同关心的多学科交叉课题。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语言认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研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并不多。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汉语认知研究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重视。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研究仍旧非常欠缺。本课题对欧美学生汉语语法的习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认知和习得的研究。汉语具有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开展汉语认知加工的研究,并与其他语言认知加工进行比较,有助于揭示语言认知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以丰富和验证语言学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理解理论和认知理论,并为最终揭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提供有力的证据。近年来,欧美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其母语多为印欧语系的语言,与汉语在类型上差别很大。为了帮助欧美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提高他们用汉语进行沟通、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就必须研究他们在汉语的认知加工过程方面的特点,揭示影响语言感知和理解的因素,了解他们学习汉语语法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在科学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语言学习和教学的规律,为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做出贡献。

课题虽然完成了,但有关的研究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本课题的完成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思考了一些问题。

(1) 如何将语言的理论研究和语言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的理论研究成果如何应用到语言教学中,二是语言的理论研究成果通过解决语言教学中的问题,自身也得到检验和发展,提高理论价值。要做到这两点,不仅要提高思想认识和科学研究意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提高理论修养和研究层次的同时,还应深入教学实践,与教学人员相结合,发现问题,应用理论解决问题。

(2) 如何将汉语的本体研究与语言习得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语言学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语言事实,还要能够解释语言习得的问题。汉语的习得研究(无论是母语还是第二语言)在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基础也比较薄弱。这不仅使得汉语习得的研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也影响了汉语本体研究对新事实的发现和解释。

(3) 汉语语法习得研究和语言教学有机结合的问题。描述学习者语言学习的过程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从中总结语言学习的规律,更好地

4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认知研究

为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教学服务才是语言习得研究的意义所在。然而目前的汉语习得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距离指导教学,改进教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和语言教学过程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找出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研究应用到实践教学中去。

崔希亮

2008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的特点及偏误分析	崔希亮 (1)
熟悉性和量化词对句子语义加工的影响	高立群 (18)
汉语反身代词认知加工的时间进程	高立群 刘兆静 (38)
“自己”是谁？	
——对约束原则的实验研究	高立群 刘兆静 黄月圆 (77)
汉语空论元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池扬琴 高立群 (93)
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双宾与格的自推研究	石轶敏 高立群 (122)
英日韩留学生对汉语话题句习得的实验	
研究	张丹丹 高立群 (142)
中外学生利用汉语韵律信息消解句法结构	
歧义的实验研究	刘兆静 高立群 (174)
双重量化句辖域解读研究综述	周 鹏 高立群 (181)
Quantified Sentences in Chinese	周 鹏 高立群 (203)
汉语篇章分析兴起和发展	郑贵友 (234)
英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在篇章连贯方面的常见偏误	陈 晨 (247)
英语国家学生初级汉语语篇照应偏误考察	杨 春 (263)
英语国家学生中高级汉语篇章衔接考察	陈 晨 (272)
英语母语学生汉语语篇连接成分习得情况的	
考察	陈 晨 (283)
后记	(300)

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习得的特点 及偏误分析*

崔希亮

汉语的介词是一个封闭的小类,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对于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来说,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本文以“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所反映出来的中介语现象为根据,探讨欧美学生(母语为印欧语系的语言)在习得汉语介词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并针对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倾向提出教学建议。

一、欧美学生使用汉语介词的频率分析

从传统的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日语是典型的黏着语,印欧语系的语言是典型的屈折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使用不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母语的这种类型学特点会影响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时带有某种偏向。本文主要分析欧美学生汉语介词的使用情况,并把日本学习者、朝韩学习者和中国人的语料作为对比项来探讨欧美学生在中介语中产生某些偏向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欧美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的时候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使用的频率上。与日本学习者、朝韩学习者以及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相比,欧美学生使用介词的频率要高得多。我们用实际出现的介词次数做分子,用全部语料的长度做分母,计算出每一个项目在本组语料中所占的比重(见下页):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项目批准号:01BYY005)资助,特致谢忱!

2 欧美学生汉语学习和认知研究

表 1 欧美学生与对比组汉语介词使用频率比较

调查对象 调查项目	日本学生	朝韩学生	欧美学生	母语者
在	.57	.62	1.04	.55
给	.08	.08	.18	.12
与	.01	.01	.01	.06
同	.00	.00	.07	.03
比	.07	.09	.14	.04
让	.05	.05	.10	.01
被	.04	.03	.05	.06
叫	.00	.00	.03	.01
把	.09	.11	.20	.16
为	.01	.02	.26	.11
由	.01	.01	.02	.04
从	.12	.16	.18	.11
于	.02	.02	.07	.05
离	.01	.01	.02	.01
和	.05	.03	.21	.03
跟	.15	.17	.27	.05
往	.01	.02	.03	.03
向	.03	.03	.05	.07
朝	.00	.00	.01	.01
对	.17	.17	.22	.17
合计频次	1.49	1.63	3.16	1.72
平均水平	0.075	0.082	0.158	0.086

“平均水平”指的是被调查的 20 个介词在每一组使用者中所出现的频率的平均值,计算方法是:平均水平=合计频次/被调查的介词数

从上面的统计资料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几乎所有的项目欧美学生的使用频率都高于另外三组。以“在”为例,日本学生每一百字出现“在”0.57 次,朝韩学生每一百字出现“在”0.62 次,欧美学生每一百字出现 1.04 次,母语者每一百字出现 0.55 次;第二,欧美学生使用汉语介词的合计频次明显高于对比组,日本学生每百字使用介词 1.49 次,朝韩学生为 1.63 次,而欧美学生为 3.16 次,母语者为 1.72 次;第三,

欧美学生使用汉语介词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组,欧美学生的平均水平为 0.158,而日本学生、朝韩学生分别为 0.075 和 0.082,母语者为 0.086。下面是统计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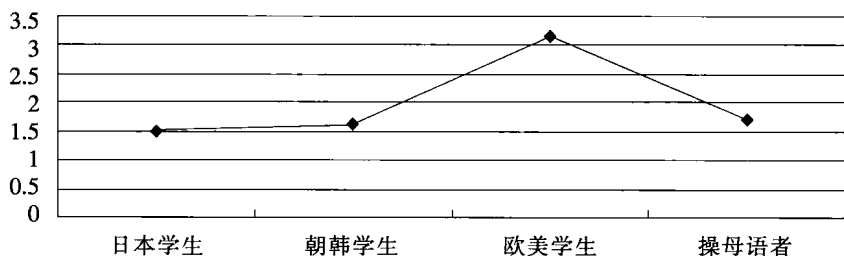


图 1 欧美学生与对比组汉语介词使用合计频次比较

印欧语背景的学习者内部当然也有差异,在有些项目上差异还很大,但是在介词使用频率上,几乎所有印欧语背景的学习者在每个项目上都高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下面的统计资料是欧美学生在每一个分项上实际使用汉语介词的次数:

表 2 欧美学生实际使用汉语介词按母语背景统计

母语背景 调查项目	英语	德语	俄语	塞尔维亚语	法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在	1347	311	503	116	612	239	200
给	212	52	98	26	103	61	21
与	11	3	10	4	14	3	1
同	2	5	34	15	35	20	27
比	150	44	64	3	83	21	54
让	138	42	43	15	44	45	19
被	78	8	20	0	43	7	12
叫	44	1	19	0	18	5	3
把	286	70	120	15	118	47	21
为	39	20	130	15	118	47	21
由	6	2	10	2	11	1	8
从	226	54	95	19	120	41	41
于	25	11	61	18	39	9	30
离	21	4	13	1	9	8	2
和	251	84	138	22	112	66	39
跟	404	65	142	41	114	83	65

续表

往	35	5	32	3	7	0	2
向	70	6	30	12	20	8	8
朝	4	0	2	2	0	0	0
对	242	40	138	19	161	79	30

欧美学生的母语背景我们选了英语、德语、俄语、塞尔维亚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其中英语和德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属于拉丁语族。在语料长度上我们无法做到均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语料库还比较小。在绝对数字统计的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一个介词在所选出的语料中所占的比重:

表3 介词单项在合计频次中所占的百分比

调查项目	英语	德语	俄语	塞尔维亚语	法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均值
在	37.5	37.6	29.56	33.33	34.4	30.25	33.11	33.68
给	5.9	6.29	9.14	7.47	5.78	7.72	3.48	6.54
与	0.31	0.36	0.59	1.15	0.79	0.38	0.17	0.54
同	0.06	0.6	2.0	4.3	2.0	2.5	4.5	2.28
比	4.2	5.3	3.8	0.86	4.67	2.7	8.9	4.35
让	3.8	5.1	2.5	4.3	2.5	5.7	3.1	3.86
被	2.2	1.0	1.2	0	2.4	0.9	2.0	1.39
叫	1.2	0.1	1.1	0	1.0	0.6	0.5	0.64
把	7.96	8.46	7.05	4.3	6.6	5.9	3.5	6.25
为	1.1	2.4	7.6	4.3	6.6	5.95	3.48	4.49
由	0.17	0.24	0.59	0.57	0.62	0.13	1.3	0.52
从	6.3	6.5	5.58	5.46	6.74	5.2	6.8	6.08
于	0.7	1.3	3.6	5.2	2.2	1.14	4.97	2.73
离	0.58	0.48	0.76	0.29	0.5	1.0	0.33	0.56
和	7.0	10.2	8.1	6.3	6.3	8.4	6.3	7.51
跟	11.25	7.9	8.34	11.8	6.4	10.5	10.8	9.57
往	1.0	0.6	1.9	0.86	0.39	0	0.33	0.73
向	1.95	0.73	1.76	3.45	1.12	1.0	1.32	1.62
朝	0.11	0	0.12	0.57	0	0	0	0.11
对	6.74	4.84	8.11	5.46	9.04	10.0	5.0	7.03
较验	100.03	100	103.4	99.97	100.05	99.97	99.89	100.48

从表三中我们看不出不同的语族之间有什么差别,有时英语和德语

在某个单项上水平比较接近,如“在”(37.5~37.6)、“从”(6.3~6.5);有时英语和俄语在某个单项上水平比较接近,如“向”(1.95~1.76)、“把”(7.96~7.05)。不同的语言之间差别有时相当大,如“对”,德语组只有4.84,而西班牙语组却达到了10.0;又比如“跟”,英语组有11.25,而法语组只有6.4。有的介词单项由于用例太少而没有统计学意义,如“由”、“离”、“朝”这些低频词。根据全体被调查者的平均水平,我们从高到低排列出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使用频次的大致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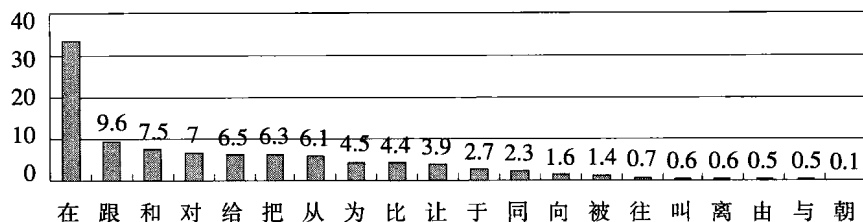


图2 欧美学生汉语介词使用频率排序

介词“在”在全部介词中排在第一位,而且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介词。而“朝”、“与”、“由”、“离”、“叫”、“往”则排在后面。汉语介词当然不止我们调查的这些,但是这些介词的使用频率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根据每一语言背景的学习者使用汉语介词的情况计算出所有介词在该组人群语料中的比重,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印欧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使用汉语介词的总体水平上相当接近;第二,不同的组别在介词单项上有差别。介词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序: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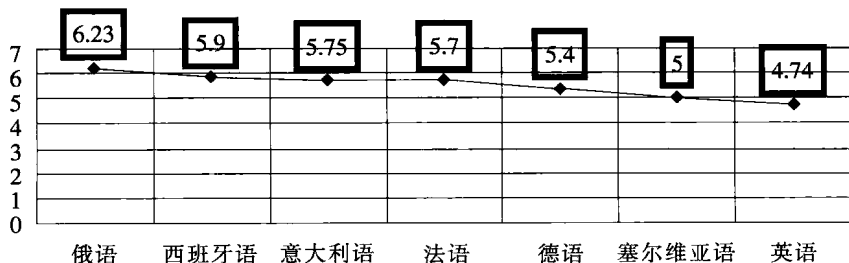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汉语介词频率总体水平排序

我们知道,印欧语的介词比汉语发达,介词的数量比汉语多,分工比

汉语细。因此欧美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倾向于更多使用介词。举例来说,汉语中有很多词组结合紧密,中间没有介词,但是如果用英语来直译的话,有很多情况是需要加上介词的(例子从略)。英语在印欧语中不是介词最多的语言,相应地,英语背景学习者的中介语表现也有所反映: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看,英语与德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语相比介词的使用频率是最低的,但是仍然比日本学习者、朝韩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高。

二、欧美学生习得汉语介词的偏误率和偏误类型

由于受到母语或者学习者语言背景、学习语言的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介词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这种不同的倾向主要反映在偏误率和偏误类型两个参数上。不同的个体偏误率和偏误类型可能不同,原因可能不止一个,比如个体差异、母语影响、学习者的某种偏好、教材、教师、学习其他语言的经验、学习时间、学习环境等,这些变量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只讨论一个学习群体的偏误率和偏误类型,这样才能为课堂教学提供一个有用的概率资料。

(一) 偏误率

偏误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时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所有与目的语语法规则不一致的表达方式都属于语法偏误。所谓偏误率指语言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的时候出错的几率。判断哪些属于偏误有时很难,因为在一段话里常常有很多表达上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只计算属于介词偏误的样本,其他偏误情况我们在这里忽略不计。

表4 五组被试12个常用介词偏误率

调查项目	英语	德语	俄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均值
在	12.5	21	30.1	22.7	18.5	20.96
给	20.7	28.8	14.3	15.5	38.7	23.6
比	20.3	22.6	26	16	22.2	21.42
让	13.3	28.6	13.0	12	12	15.78
被	33.3	20	40	33.3	16.7	28.66
把	19.9	18.4	23.8	17.5	24	20.72
为	10.0	33.3	13	29.4	33.3	23.8
从	13.2	35.1	18.5	26.8	28.6	24.44

续表

跟	14.08	24.49	15.46	12.68	15.38	16.42
往	34.78	25	0	25	0	21.2
向	47.62	0	10	35.71	20	22.67
对	25	10.71	21.79	6.7	5.66	13.97

我们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汉语介词偏误的情况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偏误率不同、偏误项目不同两个方面,个别的介词偏误类型的倾向性不同。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易受母语迁移性的影响。第二、由于我们所用的语料没有考虑按照不同的程度分级,因此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差别被掩盖了;第三,个别的介词项目使用频率过低,我们无法了解到偏误的真实情况。有一些介词使用频率极低,因此偏误的统计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这个现象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个事实:有些学习者对某些介词采取回避策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第一可能是因为这些介词的用法难度大,不容易把握;第二可能因为这些介词在汉语中使用的机会少,不会使用;第三可能是因为学习计划安排或者教材语法项目安排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汉语母语者在使用这些介词时的情况,并把它们与欧美学习者的情况作一个对比:

表 5 欧美学习者与中国人群介词频率比较

调查项目	操母语者样本量	操母语者频率	欧美学生平均频率
与	1786	0.06	0.01
同	719	0.03	0.07
比	1091	0.04	0.14
被	1709	0.06	0.05
叫	51	0.01	0.03
由	1251	0.04	0.02
于	1376	0.05	0.07
离	103	0.01	0.02
往	692	0.03	0.03
向	1988	0.07	0.05
朝	121	0.01	0.01

这些介词在汉语中出现的样本数量足够大,但是与其他介词相比,它们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而欧美学生使用这些介词的频率也是相对很低

的,这说明欧美学生语料中出现的这种低频现象不是偶然的。另一个问题是以汉语为母语者频率波动范围比较小(0.01~0.07之间),欧美学生波动较大(0.01~0.14之间)。这说明欧美学生在使用这些介词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

现在我们把五组被试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发现汉语常用介词在欧美学习者的中介语中偏误率最高的是“被”,最低的是“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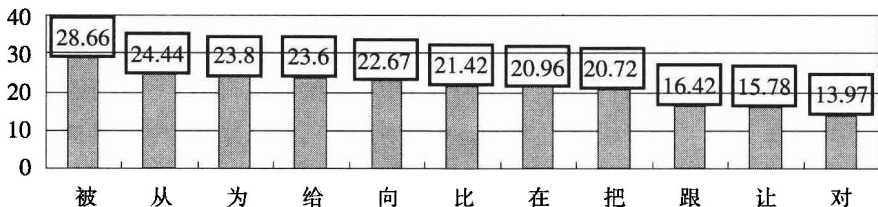


图4 五种语言背景的学习者介词偏误均值排序

这个结果与日本学习者和朝韩学习者对比,可以发现有些介词偏误率相差不多,有的介词偏误率相差比较大。把欧美学生每个介词项目的偏误连接起来与日本学生和朝韩学生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三条曲线。我们可以看出,三条曲线在某些节点上比较接近,这说明这些项目的偏误率比较接近,如“给”、“为”、“从”、“跟”、“对”;有些项目偏误率差距比较大,如“比”、“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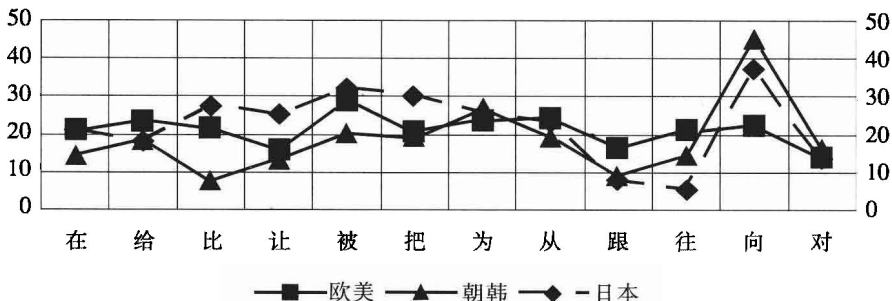


图5 欧美学生平均偏误率与日朝韩学生对比

从这个比较可以看出,除了个别例子外,日本学生和朝韩学生介词偏误曲线的走向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偏误率曲线重合的不多,这意味着对日本学习者和朝韩学习者来说,介词难度排序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介词

的偏误率在两组学生中表现不同。欧美学生差不多在两组中间波动,波动斜率没有那么大,这意味着对于欧美学生来说,没有特别困难或者特别容易的项目,不像日本学生和朝韩学生波动那么大。

(二) 偏误类型

欧美学生的语法偏误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介词冗余

对于欧美学习者来说,过度使用介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很多不需要介词的地方都给加上了介词,尤其是“在”被过度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无所不“在”,这从这个介词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介词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语料中,很多句子的介词是多余的。例如:

在北京城里情况很热闹。(英)

在冬天的时候气温十七度差不多。(英)

在炉子里的木头很香。(德)

在北京有很多名胜古迹:故宫,香山,北海等。(俄)

在客厅旁边有厨房。(法)

从家里有什么消息,让同学们看新年的明信片。(俄)

而且六、七岁的小孩子一定需要被父母照顾。(法)

有的时候由于使用了介词造成结构上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去掉介词就万事大吉了,还要调整结构,甚至还要增减一些成分。例如:

你跟我同意吗?(西)(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我们在这里只讨论与介词有关的偏误,句子中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2) 框式介词缺少呼应词语

汉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框式介词的结构形式(崔希亮 2001, 2003; 刘丹青 2002),如“在……上”、“在……里”、“在……中”、“在……内”、“在……下”、“从……上”、“从……中”、“从……里”等表达空间方位的介词结构,在这些框式结构中,介词的宾语是一个由名词加上方位词构成的方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在有些语法条件下,介词可以直接带名词宾语,不需要方位词参与,如“我在礼堂等你”;而在另外一些语法条件下,介词的宾语必须是一个方位结构,如“在黑板上写字”。命名性处所词(储泽祥 1998)不需要加方位词,可以直接作介词“在”的宾语,而普通名词必须以方位结构的形式出现在“在”的后边。下面的句子都属于框式介词结构